



沧海一云帆 贸迁有无

文 / 聂道渭

20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罗素指出：「不同文明的接触，已经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。」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，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贸易品的输入输出，也伴随着文化的交融和碰撞。



唐 狩猎纹夹缬绢

不同的历史时期，随着航线和贸易规模的发展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货物也有不同。总体来看，丝绸、陶瓷、茶叶、香料是交易量大而且有特殊文化内涵的主要贸易品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
海韵丝语

盛产丝绸，是西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。根据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，中国蚕丝传入西方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4世纪。在古希腊作家克泰夏斯的著作中，把中国称作“赛里斯”（拉丁文为Seres），意为“产丝之国”。从秦汉时期到清末，随着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不断发展，丝绸一直是海上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之一。

以中日丝绸贸易为例，两国之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东海航线互通商贸，往来便利。据日本古史记载，西汉哀帝建平元年（公元前6年），质地轻薄的罗织物以及制作技艺已经传入日本。唐代，丝织品已开始由两国之间的礼物转为正式的贸易商品，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明州（今宁波）运往日本，最终送到当时日本的首都奈良，这些丝织品一般藏在正仓院。据日本《正仓院刊》记载，印有彩色花纹的绞锦夹领等贵重丝织品是从唐宋时期传入的，这些精美丝绸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国内丝织制作水平的提高。至今在奈良性仓库还能见到诸如鹿唐草纹锦、莲花大纹锦等国内罕见的丝织品。

元代积极开展对外贸易，依沿宋制建市舶司，广州、泉州、温州、宁波、杭州等多口岸向日本出口大量的锦缎和丝绸。元代温州地理学家周达观在《真腊风土记》一书中把中国丝绸列为仅次于金银的重要商品，由此可知丝绸在海外的畅销程度。

到了清代，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日渐衰落。但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，导致大量资金和贵重金属的外流。据统计，从清顺治五年（1648年）到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这60年间，仅仅从中国进口生丝一项，日本黄



2017年故宫博物院“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”展出陶瓷

金外流量近240万两，白银更是高达2800多万两，黄铜更是超过1.5亿两。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对于丝绸的需求，日本在大量购买生丝的同时，学习和引入中国的桑树种植、蚕种养育以及丝绸的先进制作技术，使得产丝量快速增加。到了清代末期，日本生丝产量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，而且出口量逐步赶上中国，到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日本生丝出口量首次超过中国，位居世界首位。

海路瓷珍

唐代以前由于生产陶瓷的工艺尚不成熟，因此外销的产品以陶为主，而且量很少，不具规模。至唐朝，随着制瓷工艺的发展，陶瓷的质量和数量都大幅提升，从唐代中晚期开始，这些精美的瓷器开始有规模地出口。从考古资料看来，不仅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，甚至在遥远的非洲的古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不少晚唐时期的瓷器。比如20世纪在埃及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废墟中发掘了上万片陶瓷残片，很多属于唐代越窑青瓷。据晚唐时期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著作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记载，停泊在广州港的异国商船上载有大批陶瓷，这些中国瓷器质地细腻，外观精美。

到了宋代，出口的瓷器品种更为繁多，主要包括江西景德镇窑、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、同安诸窑的产品。北宋地理学家朱彧在《萍洲可谈》记述广州港商船出口瓷器的盛况：“舶船深阔各数十丈，商人分占贮货，人得数尺许，下以贮货，夜卧其上。”



青花象首军持“万历号”沉船出水

货多陶器，大小相套，无少隙地。”据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《诸蕃志》记载，南宋嘉定十六年（1224年），就有高达56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港有商贸关系，瓷器贸易繁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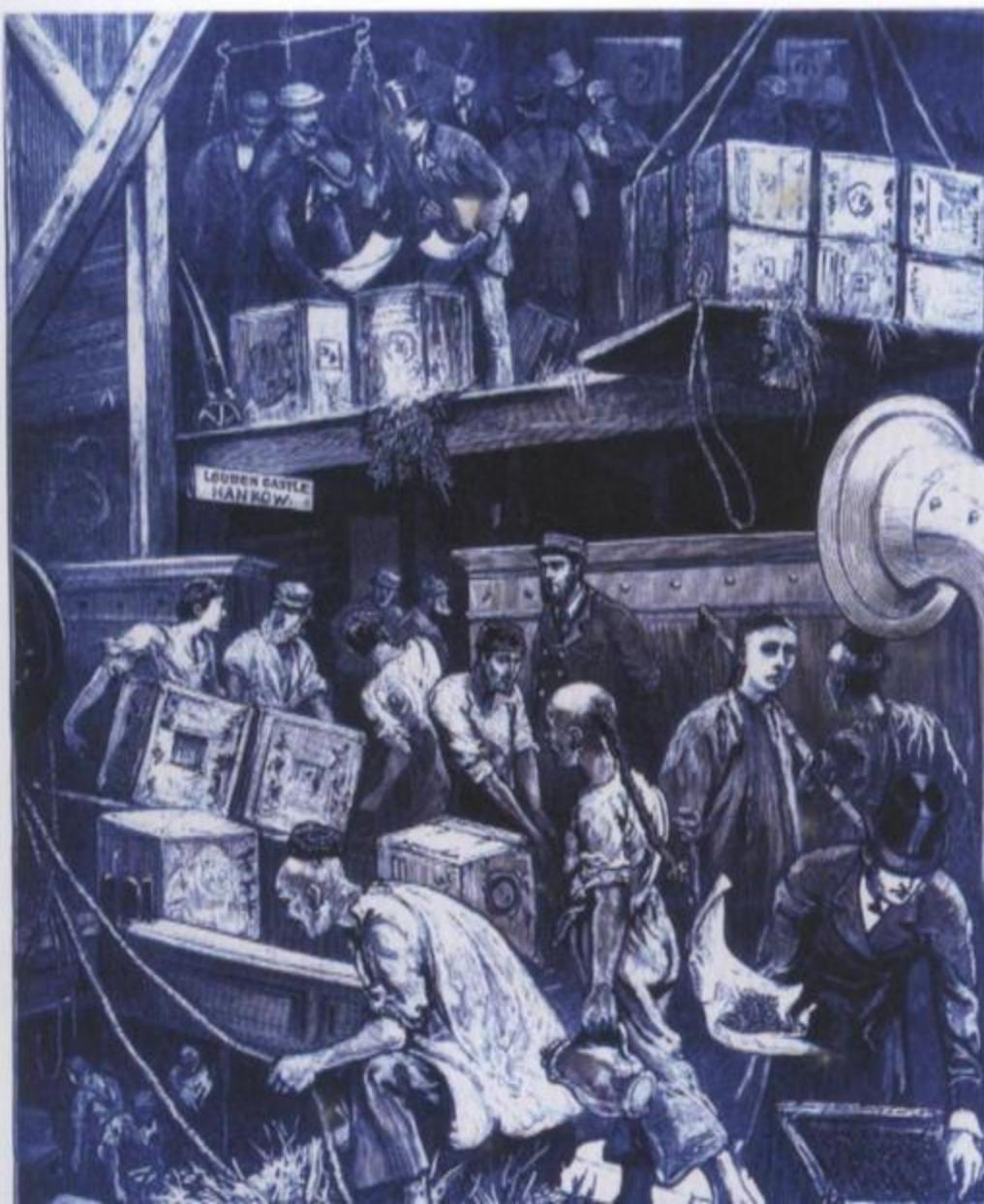
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，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（1278年），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“浮梁瓷局”，出口的青花瓷器，受到各国的广泛欢迎。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中讲到，当马可·波罗来到世界闻名的中国贸易商港刺桐港（今泉州）时，看见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的船舶前来购买瓷器等物品的货船有100多艘，惊叹“元朝的瓷器远销到了全世界”。近年来，考古专家在东南亚发现的元代瓷器数量远远超过前朝，这是元代瓷器贸易十分繁盛的重要佐证。

从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鼎盛时期。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、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、安溪青花瓷和广东石湾瓷等。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带有西方色彩，在纹饰中绘有家族、公司、团体、城市等图案标志，称为纹章瓷，带有定制的性质。这时期中国的外销瓷数量很大，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，18世纪最多时每年可达百万件。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茶香世界

中国是茶叶的故乡，早在隋唐时期，日本僧侣通过海路将茶叶和茶籽携往日本并种植成功。盛唐时期，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，茶叶开始流入中亚、西亚和地中海地区。

16世纪以前，阿拉伯人曾将少量茶叶经由威尼斯传到欧洲。16世纪初葡萄牙



1877年伦敦码头 从中国运来的茶叶正从船上卸下

船只首先打通与中国的航路到达广东，并在澳门开始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，商人和水手开始携带中国茶回国。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，威尼斯作家拉穆斯奥所写的《航海旅行记》中曾记载中国茶，此为欧洲文学中首次出现“茶”的用语。明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荷兰海船从爪哇来澳门贩运茶叶，后转运至欧洲；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英国首次直接从中国贩运茶叶。从运输路线来看，英国商船从英伦出发向南行进，绕过好望角，然后或者直接穿越巽他海峡到达中国，或者到达印度后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。英国还将茶叶转运美洲殖民地。除了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之外，法国、丹麦、瑞典、西班牙等都曾经加入购茶的行列，载有巨量茶叶的瑞典著名沉船“哥德堡号”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鸦片战争之后，西方对茶叶消费需求不断增长，中国茶叶出口量大增。各地的茶叶经宁波港、泉州港和广州港出口到南洋诸国，再经过马来半岛、印度半岛、地中海抵达欧洲各国。据资料统计，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中国茶叶外销量为28万担（一担等于100斤），翌年就突破60万担，到了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茶叶出口量达到顶峰，高达241万担。之后随着印度等其他地区也开始出口茶叶，中国茶叶出口量开始逐步下降，到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已经降到147万担。

桂馥兰香

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，香料是中亚、西亚、中南半岛等输入到华夏大地的主要贸易品。这条川流不息的“香料之路”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汉时苏门答腊、马来半岛、婆罗洲等地以及波斯都盛产各种香料，按当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情况，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的香料大多来自东南亚各地。合浦熏炉的广泛出现，意味着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在汉代已较为普遍，高级香料最可能先从南海输入中国。

唐代的外来香料，主要有沉香、紫藤香、榄香、苏合香、安息香、乳香、没药、丁香、郁金香、阿末香、降真香等品种。史料记载：“（广州）江中有婆罗门、波斯、

各种香料





明代鲁王墓出土的镶宝石金带饰
(嵌宝石 33 颗, 重 395 克) 山东博物馆藏

昆仑等舶, 不知其数, 并载香药珍宝, 积载如山, 舶深六七丈。”由此可见, 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同时辰不同场合熏香不间断, 不仅仅是因为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香文化在唐代得到了充分发展, 更是由于此时大量香料经由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传入了中国。随着新香料和佛教、印度文化传入中国, 宗教和香料一拍即合, 焚香和香料习俗随之而来。

宋代是外来香料进入中国的巅峰时期, 其进口品种之繁和数量之多是前朝无法比拟的。据记载, 宋代进口的香料达100多种, 常见的如龙脑香、沉香、檀香、乳香、龙涎香、苏合香等数十种, 大多来自古代大食、天竺、交趾、三佛齐、阇婆等国, 以从大食、交趾进口香料最多。当时外来香料已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, 饮食用香、佩物用香、祭祀用香、建筑用香也成为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。

关于龙脑香, 据唐代小说集《酉阳杂俎》记载, 其出自婆利国、波斯国。之所以称婆罗洲樟脑为龙脑香, 则是因为“那些从海外带来的、奇异而珍贵的物质, 很容易使人们在想象中将它们与主宰大海的龙联系起来”。

除了香料之外, 古代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宝石, 主要源出于斯里兰卡、印度等东南亚以及西亚地区。明代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宝石, 品种主要有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猫眼石、祖母绿等。明代巩珍在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文献《西洋番国志》提到伊朗附近: “其处诸番宝物皆有。如红鸦鹘(红宝石)、刺石(玫瑰色宝石)、祖把碧(绿宝石)、祖母绿(绿宝石)、猫睛石、金刚钻、大颗珍珠……”这些宝石的名字还是按照波斯语的称号来记载的。

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 无数的人、货物和船只从各港口走向世界, 实现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商贸互通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, 体现了华夏子孙的勤劳、智慧与勇敢, 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繁荣。如今, 这条路将继续在碧波之中绵延万里, 延续昔日的辉煌, 焕发出勃勃的生机!

